

古 辛 整理

唐景崧日記

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

中華書局

「辛整理

唐景崧日記

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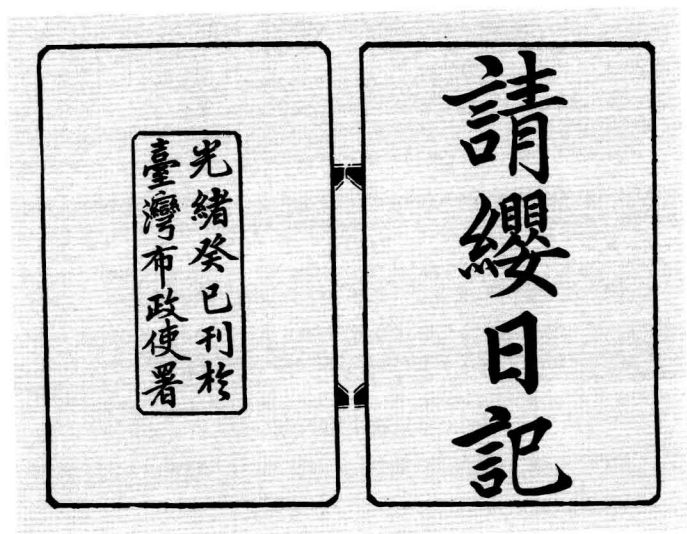
唐景崧日记 / 古辛整理. —北京: 中华书局, 2013.8
(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)

ISBN 978-7-101-09254-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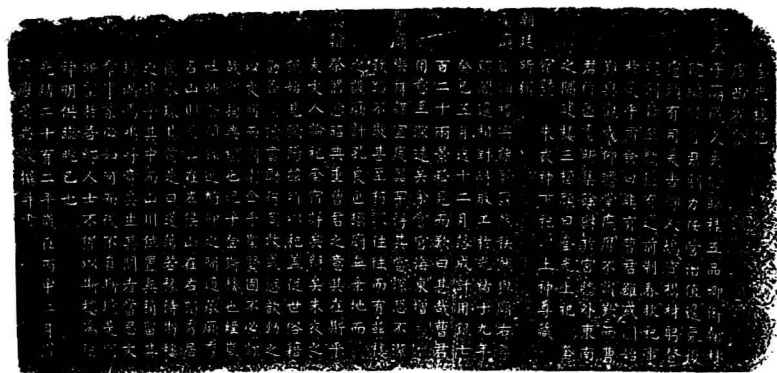
I. 唐… II. 古… III. 唐景崧(1841 ~ 1903)—日记
IV.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8779 号

-
- 书 名 唐景崧日记
整 理 者 古 辛
丛 书 名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
责任编辑 张玉亮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张 10% 插页 3 字数 250 千字
印 数 1-2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978-7-101-09254-7
定 价 38.00 元
-



《请纓日记》书影



唐景崧手书石刻

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出版说明

编辑出版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，旨在为学术界提供完备、可靠的基本资料。

日记体裁的特殊性，使其具有其他种类文献所不具备的史料价值。日记中的资料，有的为通行文献所不载，有的可与通行文献相互印证、补充，有的可以订正通行文献中的讹误。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留有非常丰富的日记，较为著名的有晚清四大日记翁同龢《翁文恭公日记》、李慈铭《越缦堂日记》、王闿运《湘绮楼日记》、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等，都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、经常被学者征引的重要文献。

然而许多日记文献藏于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研究机构或个人手中，学者访求不便。为此，系统发掘整理这类文献，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。中华书局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策划《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》，出版了多个品种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，《翁同龢日记》、《郑孝胥日记》等至今仍是引用率较高的近代日记整理本。

新世纪以来，我们继承这一传统，加大近代人物日记的出版力度，试图通过进一步完善整理体例、新编更便利使用的索引、搜集更完备的附录资料等方式，使这套丛书发挥更大的作用，继续为学术研究贡献力量。

编好这套丛书，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，但我们相信，在学术

界、文博界和公私收藏机构与个人的大力支持下,这套有着悠久历史的基本文献丛书将会有更多更完备、精良的品种问世并传世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前 言

近代史的人物长廊上有太多的名人,唐景崧是其中比较有传奇色彩的一个。而他传奇的一生,是以一次“请缨”拉开序幕的。

唐景崧(1841—1903),字维卿(一作薇卿),广西灌阳人。同治四年(1865)进士。此后,接吏部候补主事,在这一京官微职上蹉跎了将近二十载光阴,他也从二十多岁的少年士子步入不惑之年。直到十八年后的光绪八年(1882),法越战火烧到西南边陲,这时的唐景崧不甘寂寞,做出了一件无论从当时还是后世都足以对其刮目相看的事来——请缨。他以一个小小候补主事的身份,向皇帝提交了长达两千言的奏折,这份题为“奏为筹护藩邦敬陈管见恭折仰祈圣鉴事”的奏折,将唐景崧带入了波澜壮阔的近代史长卷。在奏折中,唐景崧深入分析了法越局势,提出了自己的看法,欲凭自己与早年参加起义、后驻军越南、此时正活跃在边境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的乡谊,对其晓以大义,与其共同对抗法人入侵,护藩邦而靖夷氛。他指出,时为中国藩属国的越南若被侵略,不止是西南一隅的问题,“今者琉球固无望矣,朝鲜又生事矣,日本、俄罗斯皆睚眦而欲蠢动者也……”国家的巨患,虽小臣亦不得谗为分外之事,他“不冀迁官,不支岁帑”,甚至“毋庸援照洋使章程办理”,只求能假以朝命,为国效劳。这份充满爱国激情的奏折不久得到批复:“吏部候补主事唐景崧,着发往云南,交岑毓英差遣委用。钦此。”从此,他踏上了前往越南联络刘氏的征途。多年以后,当他离开转战千里、血染疆场的

越南,在台湾道任上,根据这次请缨从戎的亲身经历,结合军报邸抄、公函友书,刊成《请缨日记》一书,为记录中法战争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《请缨日记》十卷,光绪十九年癸巳(1893)刊于台湾布政使署。书前有丘逢甲的长篇序言,高度评价了唐景崧请缨从戎、保卫边疆的爱国精神。后有凡例一篇,值得注意的是,在近代日记文献中,有凡例者比较少见。作者在凡例中交代了日记的刊行体例、信息来源、专名省语之用法、暗码俗称之本义,可谓不厌其烦。同时,作者明确指出,“是编事后纂成”,并非实时所记。对这一点作者是毫无隐晦的。一些学者在研究《请缨日记》时持“纂改说”,认为唐景崧是事后追记,不足为信,加之所记确有与史实不符之处,进而质疑此书的史料价值。其实大可不必——所记不实,在日记和其他文献中多是难以避免的,与是否为实时记录并无直接关系。日记文献的史料价值,不仅仅在于其中所记述的史料是否真实——究竟有哪些不实之处、这些不实之处为何产生,作者本人的主观“纂改”或加工所反映的信息,更是研究日记作者的难能可贵的材料。日记文献不同于其他类型文献的独特价值,恰在这方面更为突出。

与其他文献不同,日记为私人文笔,不受文体限制,能保留大量的细节描述,使得文字逼真可感。不过不幸的是,这部日记带给我们的真实感,多是关于战争的残酷:

午刻,台内法兵骤出,飞奔东门,城上枪炮齐下,丁军哨官都司何天发擎旗抢登台上,中炮,血肉腾空。两军追击逸虏,枯草为红。(卷六,十二月十五日)

土山对峙,杀气云腾,枪弹拂拂左右。(卷七,正月初四)

每于濠浅处,必鞠躬以行,昂首即受枪;然地道中亦有中弹

者，听命而已。（卷七，正月初九）

除了枪炮，能轻易夺人性命的还有：

回巴坛岭，闻十八夜有虎入营，在月下巡营一过，并未伤人，爪迹径圆七寸。（卷四，四月二十日）

行六十里至北深，沿路竹木交加，阴晦可怖，溪流活活，涉过十数重。北深无民居，仅盖蕉屋为余宿所，四面林箐不能支军帐，将士宿草中，虎噬两卒。（卷六，九月二十八日）

野象极多，蹄陷田圆径尺，甚碍马足。（卷六，十二月十七日）

宣光一带，荒僻无路，但随象迹以行。野象百十为群，夜行触之则毙。（卷九，五月初三日所录张之洞奏疏）

甚至蚊虫和植物都隐藏着致命的危机：

……叶上飞蝗簌簌啮人，两头能跃，细如发，入肉壮如箸，流血被体，俗呼山马蝗，春夏尤多。（卷六，九月十六日）

宣光水土恶毒，军中患病将四百人，又无医药，左右呻吟不绝。（卷六，十月十八日）

有人说，用餐是一日中最美妙的时光，过年是一年中最美妙的时光。但在战争中，吃饭和过年有着与和平时期决然不同的景象：

战士伏城下送饭尝被击，每以布裹饭递掷而前。后因粮少食粥，不能掷，辄饿竟日。（卷六，十二月二十八日）

丁统领短衣泥履来营贺年；景军将弁俱来贺，枯槁无人色。枪炮之声犹不绝于耳。市商渐集，而价极翔贵：银二十两买米百斤，银七钱换豚肉一斤，鲜蔬绝少，日食盐菜而已。（卷七，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一）

战争中所要面对的不止是凶残的敌人和恶劣的环境，还有如何面对战友、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。在极端的环境下，人的情绪难

免失控。将士的情绪、关系、纪律，是身为带队者的唐景崧必须要妥善处理的：

传檄各营管带，申飭无能。谈敬德愧甚，不敢谒见。（卷六，十一月二十五日）

为余四十四岁初度。各营官自二十五日斥责后，垂首噤默；恐堕锐气，厨下适烹熊掌，乃召营官开筵畅饮，谈笑尽欢。（卷六，十一月二十七日）

渊亭席上责守忠初二日之战不力，守忠负气出，渊亭喝亲兵捉之，经张盛高等劝止；守忠回营，愤欲卸甲。余函责之，兼函劝渊亭。今接守忠书，悔罪语切，尚可嘉也。（卷六，十月二十五日）

奉发赏格十纸，内斩教匪一条，似当注明以临阵斩获为凭，阵后献级不赏，无故往村中捕获虽有习教实据亦不赏。盖防弁勇妄杀越民，冒称教匪请赏，故以临阵为凭。至教民诛不胜诛，不出拒我，即可宽其生路，免招困兽之斗，而蹈驱爵之讥。伏冀采纳。（卷四，三月十六日）

营官李润缚送索饷什长二名营门正法。（卷四，三月初一日）

和衷共济，调和鼎鼐，严明军法，唐景崧为此煞费苦心，有时不得已而需要施以严刑。这里，我们看到了战争夺人性命的另一种方式——军法。胜固可升官，败则身败名裂，等待的是降职、严谴乃至极刑：

除黄桂兰畏罪自尽，应毋庸议外，已革道员赵沃、已革提督陈朝纲本应军前正法，惟念北宁被陷，系越官开门迎敌，该革员等回救不及，尚有一线可原。所请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之已革道员赵沃、已革提督陈朝纲，着改为斩监候，秋后处决，

即解交刑部监禁。已革副将周炳林不能联络刘团,以致债事;军功覃志成所部骚扰地方,情节较重,均着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。并请革职之游击谢洲、田福志,参将蒋大彰,守备贾文贵,副将李石秀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。(卷六,九月二十三日)

这不能不让唐景崧深有感触。他在流连山川、听闻乃老上司徐延旭被逮入罪之处时,感慨良多:

约钟西耘、尹仰衡、南宁钟孝廉游紫霞洞。洞去龙州五十里,山在河干,两洞毗连,跨山之半有楼、有亭、有半月廊,龙州同知蔡仲岐所修葺也。数年从事鞍马,日居卑湿帐中,几忘世间有栋宇几榻之乐,至此精神为之一健。窗外碧桃一株,虬枝拂槛,客袖皆绿。晚酌毕,披襟坐山门风月下,俯听河流淙淙有声。道士为言晓山抚军被逮时,舟行过此,游眺竟日而去,不觉边关情事怅触心头。(卷八,四月初八日)

在整理本书的过程中,确切地说是编制人名索引的过程中,最令整理者动容的,不是张之洞、岑毓英、李鸿章、李鸿藻、曾国荃、曾纪泽等近代史上耳熟能详的赫赫大名,而是那些不见经传,甚至在这部如此细致记述战争细节的日记中都仅仅出现一两次、却牺牲得如此壮烈的名字。甚至于有的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:

黑旗勇敢无匹,败退时,仍以药筒、药包、石块、小刀掷击法人。忽见法之黑兵从左边攻入,有一华人自知逃避不及,即焚火药房,轰法兵四十人。(卷九,五月初三日录西人河内来信)

历史,是他们铸成的。

除了中法战事的记载以外,本书中保留了不少关于越南的记述,也可为我们保留一份内地知识分子初踏异域的笔记文字。如卷一里十二月初四日记载的初至顺化的官员接待和民间风俗:

海防官皆大员,赤足,鞋无后,兜帛蒙首,窄袖衣及膝,语次摩挲两足。……坐小船入内河,妇女摇舟,歌声琅琅,忽停桨登篷,食槟榔闲坐。盖其生性好逸,男子尤甚,持家勤苦皆女子也。

所有这些,都使这部《请缨日记》翔实丰富,生动可感。该书不仅是研究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资料,更是观察晚清知识分子政治心态、文化心态的窗口。

本书虽然历来受到研究者重视和征引,但向无完整整理本行世,唯“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”之《中法战争》卷二有节录本,多所删削,且无题跋、凡例,日记中保留的大量奏稿函札、邸钞公牍、条约纪略、交游唱和,多数都被删去。此次整理,以光绪癸巳刊本为底本进行标点,参考了节录本,对节录本删削之处概予补足,并就日记中的成篇文献(节引者不在此列)编制了篇名索引,对日记中出现的人名编制了人名索引(两种索引凡例见后)。《清史稿》有唐景崧、刘永福本传,对了解本书所记述的历史背景较有参考价值,俞明震《台湾八日记》附收唐景崧奏稿 38 件,作为附录一并附于书后。

本书为首次全文整理,加之整理者学识所限,处理不当之处必多,恳请方家有以教我。

请缨日记序

玉关烽警，正班定远出塞之年；铜柱云摩，是马伏波登坛之地。书生面目，顿改戎装，海上么么，群惊将令。然而封侯投笔，便消磨兰台旧史之才；诫子传书，亦散佚浪泊旋师之后。未有刀头环影，半镜方飞，盾鼻墨痕，成编快睹，如《请缨日记》者也。

我维卿方伯夫子三垣奎宿，早耀文光，八桂名流，夙饶奇抱。于蛮触交争之日，正和战未决之秋，贾谊上书、请系匈奴于阙下，陈汤献策、将维属国于关西。始则一介行边，终乃偏师捣穴。于是本子云之典册，写小范之心兵。纪事成书，编年仿体，以一身之涉历，关全局之转移。盖非陆贾持节，仅事羁縻，终军弃繻，空谈慷慨。综观全事，可得言焉。当其觅骏燕台，听箫吴市，大江东去，洗出雄心，秋色西来，郁为兵气。方谓伯通庑下，定有才人，要离冢边，不无奇士。苟能数五十馀国，使虏情尽在掌中；亦可率三十六人，奏边功全资幕下。无如酒徒零落，击筑难闻；遂使烟水苍茫，买舟竟去。五羊停棹，未看岭上梅花；万马窥边，且眺关城杨柳。诚以编板桥《杂记》，浪抛词客才华；不若展故篋《阴符》，略见英雄本色。越南旧隶黄图，久藩赤县。三年修贡，屡镌金叶之书；万里待封，频舫银河之棹。乃者粲粲熊羆，共骇西人之衣服；眈眈豺虎，将夺北地之燕支。如使卧榻之侧，鼾睡竟容；将毋火维之区，全藩尽撤。公于此行，盖欲授策屠王，传书侠客，同扶残叶，永拱中枢。苟舆服而保脾泄，楚尚有材；则甲楯而栖会稽，越犹可国。知不独驾汉官

之驷乘，相如自侈渝蜀之文；方且赠齐国之鱼轩，管子将行复卫之策也。尔乃富良江上，王气消沉，真腊城中，妖氛震撼。平章方以斗秋虫为乐事，尚书乃以撰降表为世家。铸翁仲之金人，难威夷狄；挽安阳之神弩，坐失河山。公知韩将背洹水之约而事秦，楚终出方城之师而灭蔡。君卿虽尚存口舌，叔宝已全无心肝。回望珠江，再航琼海，则此记也，固拟之风土记而不伦，较之利病书而更覈者也。然而龙尾伏辰，遂亡虢祀，虬髯仗剑，或王扶馀。如得尉佗黄屋左纛，上表称老夫臣；婆留玉带锦衣，开门作节度使。仍可资为外藩，自胜沦于他族。即或夜郎自大，竹王之种已稀；南交可宅，西母之图宜益。将使二千余年之故土，仍隶中朝；三十六郡之旧图，再编交趾。亦必号召豪杰，乃能申画郊圻。则有刘牢之本南国枭雄，黄汉升亦西州豪士。越南舍长城之万里，昧国土之无双。公知时局之已更，乃遂露章而复上。盖以中国有圣人之世为王者，大一统之图必不置羌貊沉墨于无何有之乡，舍邓殒靡岁于不可通之域。则当吾皇神武能取英雄，何不我马驰驱，再通山泽。果而得郭中令之书，承嗣屈膝；感陆士衡之荐，戴渊抒诚。橐鞬道左，誓复蔡州；酹酒江头，志吞朔虏。亦可谓知人善任，将不难计日成功矣。无何吐蕃诣浑太尉而请盟，倭人误石尚书以款局。官书火迫，催赴昆明，心计灰飞，难羁炎徼。当斯时也，去留两非，倏忽万感。仰天长啸，日寒白虹；斫地悲歌，斗坠紫气。明知大同之塞，虽战胜而马市终开；无如广武之军，方屯定而鸿沟已画。绕朝适所谋不用，子野惟辄唤奈何。乃于进退维谷之秋，顿有惊喜自天之信。闻沙陀之鸦军，破林邑之象阵。于是疆臣决主战之议，大帅上吁留之章。盖当戎服方加，冰衔特晋，天子亦知公真可用矣。第以乍辞郎署，未能全付军符，非关李广之数奇，实待贾生之才老。故虽当金戈铁

马之场，历瘴雨蛮云之际，航海捣燕之策未见施行，分道伐吴之师又多自竞。奇计屡摈而勿用，壮怀终郁而不伸。然而公之才固未尝不略见一二也。其守谅山也，礲礲乍败，符离新溃。粮绌而无筹可唱，乞米徒书；将骄而有檄难征，强兵何策。鱼阵晨压，狼烽夜冲，越甲屡鸣，吴军尽墨。公乃气慑虎狼，画周猿鸟。李临淮作帅，色变旌旗；程不识行军，令严刁斗。遂使残军复振，败局能支。至是而后，大帅悔知之不早、用之不尽，而前失已不可追矣。其攻宣光也，縋阴平而入蜀，度陈仓而下秦，万险备尝，一军曲达。方将扼兀朮于金山，北虏绝无归路；擒孟获于泸水，南人不生反心。月晕而围已合，云压而城欲颓，金人见宗岳而呼爷，夏贼畏范韩而坠胆。此亦法人自纵横海上、睥睨寰中而来所未有之困者矣。则此记也谓之相斲之书则过，拟之以大事之记非夸者也。今者银河洗甲，凯旋而柳色当楼；瀛海开藩，判毕而芸编满案。始搜伍籍，将付手民。子长酒肉之簿，饶有史材；髯仙嬉笑之词，皆为文料。盖一时兵交之事，一人战迹所经，而属国兴亡之局、兵家胜败之机胥于是乎寓焉。

或谓公间关万里，奔走三秋，所愿未遂，当鸣不平，其事屡乖，宜多过激。何以史臣以成败定英雄、公则多平心之论，术士以兴亡归气数、公则执人事之微。得毋故示旷达，务为恢张。不知公含和饮粹，蕴英蓄华。琅嬛琐记，皆名臣奏议之余；幕府丛谈，无文士言兵之习。非特著岳岳之才，抑亦表渊渊之度。况昔者燕然勒石之词，塞上从军之作，多属油幕从事笔墨为缘，蛮部参军土风是记。公始则口含鸡舌，遍吐天香，继则事盆牛毛，难资人力，乃能挽弧射狼，搦笔绣虎，当下马作露布之日，为飞鸿存雪爪之思。斯又分其馀事，足了十人，耗我壮心，独有千古者矣。嗟乎！瞻文昌于天阙，

惟上将最有光芒；纪列传于史官，独名臣备书言行。方今四洋毕达，五大在边，瀛海非终无事之时，天下正急需人之日。所愿公本绘画乾坤之笔，为荡清海宇之图。衙斋运甓，陶桓公志靖中原；帷幄陈筹，张留侯材堪独将。将上军中之日报，方略馆汗简宏修；扫海上之巢痕，纪功碑濡毫待作。

门下士台湾丘逢甲谨撰。